



论萧伯纳在工业时代对女性主义的创作与引领 ——从《皮格马利翁》到《卖花女》

谭 勇*, 朱文婷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 萧伯纳在其剧作《卖花女》中塑造了原本受教育程度低、经济地位卑微的女性通过语言训练步入上流社会的女性形象, 引发了对工业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关注; 其相关创作聚焦女性的精神独立, 主张女性应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权利和职业发展机会; 同时鲜明地反对神圣化、理想化女性, 倡导用“完美的人性”取代“完美女性”观念, 《卖花女》是对《皮格马利翁》的戏仿和超越。对伊莉莎形象及次要人物的创作分析揭示了萧伯纳对女性主义创作思潮的嬗变, 在二十世纪对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实践做出了引领, 彰显了世界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中的轨迹和重要地位。

关键词: 皮格马利翁; 《卖花女》; 萧伯纳戏剧; 女性主义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20日

中图分类号: I106.4

通讯作者: *谭勇,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

On Bernard Shaw's Creation and Leading of Feminism in the Industrial Age: From Pygmalion to Flower Girl

Tan Yong, Zhu Wen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ternational College),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Yunnan)

Abstract: Bernard Shaw's play Pygmalion created a female image of a woman with low education and humble economic status who entered the upper class through language training, which aroused concern about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the Industrial Age. His related works focus on women's spiritual independence and advocate that women should have the same educational right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s men; simultaneously, it clearly opposes the sanctification and idealization of women, and advocates replacing the concept of "perfect women" with "perfect humanity". The Flower Girl is a parody and transcendence of Pygmalion. The analysis of Eliza's image and minor characters reveals the evolution of Bernard Shaw's feminist creation trend, which has led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femi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highlighted the track and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Keywords: Pygmalion; Flower Girl; Bernard Shaw's plays; feminism

工业革命深刻影响了社会变革中女性地位的变化, 萧伯纳作为著名的剧作家和思想家以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角度于1914年在伦敦首演的对女性

主义富有洞察力的剧作《卖花女》并亲自操刀于1938年改编为同名电影, 描绘了二十世纪初英国城市女性的生存困境, 揭示了工业化进程中女性



面临的社会不公和性别歧视；其相关作品也积极倡导女性权利，为女性争取平等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引领了英语文学中的女性主义的创作。

一、萧伯纳与《皮格马利翁》(Pygmalion)

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乔治·伯纳德·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是20世纪初期最著名的英语剧作家和思想家之一。萧伯纳从小家境贫困，自学成才在30岁左右开始文学创作生涯：最初以写评论和文章起家，后来转向戏剧创作，并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创作了《不合理的姻缘》、《卖花女》、《华伦夫人的职业》、《圣女贞德》(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等代表作，体现了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进步思潮倾向。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影响源于萧伯纳一生都保持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批判精神，致力于通过文学艺术推动社会进步；因而被公认为“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20世纪的莫里哀”。《皮格马利翁》(又译《匹克梅梁》，杨宪益译为《卖花女》，本文为区别原希腊故事统一使用后者)是萧伯纳于1912年开始创作的一部著名五幕传奇喜剧剧本；戏仿希腊神话“皮格马利翁”的故事，讲述了作为语言学教授的希金斯(Henry Higgins)将卑微的街头卖花女伊莉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 “杜利特尔”作为英文姓氏意为“缺乏知识、智能或者判断力的人”)以学习语言为契机将其改造成受到上流社会认可的“完美女性”故事^[1]。萧伯纳在1938年首次将这部舞台剧巅峰之作改编为黑白影片就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剧本奖和最佳改编奖；1956以后又被改编成音乐剧《窈窕淑女》并常年在美国百老汇上演；1964年被好莱坞改编成歌舞故事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由著名影星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荣获了第37届奥斯卡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8项大奖。《卖花女》在艺术上的跨界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剧作之一，也对社会尤其是女性主义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皮格马利翁》渊源颇多，其神话传说有诸多版本，集大成者主要以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为底本：塞浦路斯的雕刻家皮格马利翁因被母亲抛弃和女友背叛而对女性心怀怨恨并决定终生不娶，转而醉心于雕刻事业并几乎花费了所有

闲暇时光用象牙雕刻了一个容姿绝世的少女，最后爱上了这尊雕像。在祭祀古希腊掌管婚姻的爱神阿芙罗狄特(Aphrodite)的节日上，皮格马利翁许愿希望得到一个如该雕像的女子后如愿，爱神赋予雕像生命并命名为格拉蒂亚(Glatea, 又译“伽拉忒亚”，意为“沉睡中的爱人”)。二人成婚后生下了女儿和儿子。这也定义了“期待成为现实”的“皮格马利翁”心理现象^[2]。但皮格马利翁的形象一直被描述为高傲自大、对众神不敬，其行为甚至引起了宙斯的愤怒和惩罚；格拉蒂亚则成为了被动和顺从的形象，从女性主义视角可视为受压迫的隐性主体，其顺从则源于女性受制于当时社会困境的隐喻。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女儿安提戈涅则是一个勇敢、果敢的女性形象，甚至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而不惜违抗权威^[3]。

皮格马利翁通过艺术创作赋予雕像生命，与萧伯纳戏仿笔下的语言学家希金斯通过训练改造卖花女伊莉莎如出一辙，二者均体现了人为塑造他者的创造性力量。同时，皮格马利翁最终爱上自己的创作对象的主客体关系反转也移植到了《卖花女》中；希金斯由最初只是出于赌气和好奇与朋友匹克林(Colonel Pickering)上校打赌到最终对艾丽莎产生了情愫，也形成了剧情发展的主线和重要推动力；出场时以“卖女儿”的无赖形象出现后期意外继承遗产后由底层劳动者摇身变为“中产阶级道德家”的阿尔弗雷德·杜利特尔之间的父女线索增加了剧情的张力和戏剧冲突。因此，皮格马利翁神话为萧伯纳创作《卖花女》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创作灵感，而萧伯纳通过借鉴和移植这一古老神话故事，赋予了《卖花女》全新的时代内涵和社会意义，成功塑造出了一部经典的写实现实主义剧作。

二、“大女主”伊莉莎女性意识的觉醒

《卖花女》是工业革命时代的“大女主”创作，伊莉莎是全剧的中心，其特质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伊莉莎起初只是一个卑微的街头卖花女，受制于男权社会中社会等级和性别的刻板印象，而在语言学家希金斯刻意的改造下逐步蜕变成为一个举止优雅、谈吐得体的淑女。剧情的反转既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和性别秩序的不平等，也彰显了伊莉莎对自我解放的不懈追求。虽然改造全



程仍然由男性主导,伊莉莎却没有完全被动接受,而是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女性自我意识”;并试图通过不断努力摆脱贫困和卑微的处境,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最终,她不仅在外表上完成了华丽蜕变,内心也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伊莉莎的蜕变过程折射出女性解放事业的进程,为20世纪初期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这也是萧伯纳借皮格马利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创新之处,并充分体现了其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女性应当跳出刻板印象的桎梏重新定义自己。因此,《卖花女》在揭露社会性别不平等关系的社会固化问题的同时,也展现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与张扬。

萧伯纳生活和创作的时代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英国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期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经济上正值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了社会阶层分化加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持续,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让人们们对专制、阶层固化等提出质疑,呼吁民主、平等、人权;文艺上受新思潮影响,现代主义开始崭露头角,反对传统的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追求形式创新和对人性的解剖;同时维多利亚晚期,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加大,新女性主义运动呼吁女性平权,要求参政权、受教育权、职业权利等,女性地位明显上升。这些创作背景使得萧伯纳的思想和创作主张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其作品也折射了英国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并以其特有的幽默与讽刺手法来体现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特点,并对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提出了批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应仅由出身决定,而应通过个人努力和社会公平来改变。因而,萧伯纳笔下的伊莉莎是追求独立自主、自尊自强、平等地位以及勇于追求真理的女性形象,传递出女性应当具有的平等独立和觉醒意识。伊莉莎由卑微的卖花女蜕变成有教养、有地位的女士,体现了每个人(无论男女贫富)都拥有获得自我实现的权利和机会,伊莉莎勇于突破自身的处境、追求语言教养和社交礼仪,展现出对自我完善和价值实现的执著追求,传达出女性应当获得独立人格、平等权利的主张。

在剧本结尾的剧情高潮部分,希金斯赢得赌注而高兴时,伊莉莎却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打赌的实验结束后两个男人漠不关心的事实让伊莉莎不得不清醒过来,曾经潜伏的对未来的忧虑在片刻窒息后被彻底唤醒,也让伊莉莎积存已久的反抗意识最终爆发^[4]。剧作该处对伊莉莎的动作和语气进行了细致刻画,描绘出她再也无法忍受希金斯的精神虐待,渴望平等并要求自由,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一种发自内心最真实、最朴素的女性主义意识的体现得淋漓尽致。整个蜕变折射出了语言文化素养的重要性。伊莉莎通过科学的语音矫正改进了说话和谈吐进而改变了人生,彰显了教育对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关键意义。伊莉莎形象从被污名化、遭受歧视,到最终获得女性应有尊重的命运演变,也对阶级固化和性别歧视提出了有力批判。此外,伊莉莎身上体现的自强不息、勇于追求精神自由的态度,敢于挣脱底层身份的枷锁,展现出对生活的渴望和对自我价值的认知,成为底层女性自我解放和追求平等的楷模,对女性意识觉醒产生了积极影响。

《卖花女》核心人物的塑造反映了萧伯纳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同情,并颇具超前的女性主义思想。伊莉莎形象的塑造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更具有超越时代的社会影响力,是萧伯纳对人性尊严、性别平等的深刻反省和批判的体现。剧作以伊莉莎和希金斯之间的矛盾收场,不仅讽刺了上层社会的虚伪,也凸显了人民群众才是时代主流和进步力量。

三、《卖花女》中次要人物的创作

被设定为年届四十却依然选择独处的单身汉希金斯教授是伊莉莎的改造者,他把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在英语语音研究上甚至可以分辨出语音的细微差异,被塑造成为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典型男权主义者,对女性充满莫名的仇视,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以及朝夕相处的女管家都漠不关心、态度蛮横。剧作中细致呈现了对待伊莉莎整个过程中的傲慢自大和盛气凌人:初次见面直接嘲笑伊莉莎的口音难听;命令仆人将伊莉莎用牛皮包裹起来并用去污粉对身体进行清理;将伊莉莎纯洁的感情嗤之为“小狗的把戏”。当希金斯的母亲建议送伊莉莎回到其父亲那里时希金斯当即表示5英镑



买下了伊丽莎,直言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男权观念对女性的贬低昭然若揭。希金斯也对伊丽莎提出平等关爱的条件嗤之以鼻,高高在上的大男子主义形象入木三分^[5]。

希金斯作为一位语音学家,精于语言矫正,体现了语言教育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性。通过将粗俗的卖花女伊莉莎“雕塑”成举止得体、说话有礼的淑女,折射出语言文化在改变个人命运中的巨大力量。但与此同时,希金斯对伊莉莎和其他底层民众态度轻蔑、傲慢无理,暴露了其阶层偏见和对贫民的歧视。其形象折射出所谓精英人士对底层大众的偏见和歧视,透露出虽有知识却未必有远见之明和仁慈之心。其丰满的形象深化了剧作的主题内涵,引发了对教育目的、社会等级等深层次方面的思考。

与希金斯的傲慢无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皮克林上校体现了英国传统上层绅士阶级的彬彬有礼、谦逊大度,并对伊莉莎始终保持尊重,也是剧作中第一个尊称伊莉莎为“杜利特尔小姐”的人。善解人意的皮克林上校时常疏导、沟通和化解希金斯与伊莉莎两人之间矛盾,展现传统绅士应当具有的品格特征。

作为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希金斯母亲的形象着笔不多,但却别具深意:不仅展现了当时上层阶级女性的传统性别分工和母亲角色的定位,与一般保守母亲的固执形象不同的是还表现出相当的理性睿智。她虽然不赞同儿子“打造”伊莉莎的行为,但最终还是选择理解和接纳从而避免了剧烈的家庭矛盾;同时她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出身卑微的伊莉莎加入家族,体现了一种扫除阶层固化和打破的传统观念开放胸襟。对希金斯母亲的形象塑造丰富了剧作内涵,作为传统母亲的典型又兼具理性睿智,她质疑等级制度、包容伊莉莎的做法又具有开放进步的一面;展现了工业时代民众对社会等级、性别观念的积极转变。

杂货商弗雷迪(Freddy Eynsford-Hill)为中产阶级青年形象设定,对伊莉莎的好感始于语言改造前的相遇,也没有因为她的阶层身份改变而变化;而且在伊莉莎身份模糊、陷入自我认同困境时,弗雷迪始终给予支持,并成为其脱离希金斯掌控后的情感寄托之一。萧伯纳在剧终强调,伊莉莎

最终与弗雷迪结合并共同经营花店,展示了超越阶级标签的人性联结,反映了对追求婚姻平等的憧憬和美好愿望,也讽刺了以语言、礼仪划分尊卑的虚伪社会规则。

通过对辅助角色行为的剖析,萧伯纳对知识权力的滥用和人性尊严的践踏提出了有力批评。尽管语言教育具有积极意义,但只是压制他人、话语权重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通过剧作人物的主次铺陈,《卖花女》艺术性地揭示了语言、阶层、独立等多重命题,展现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并借此引发了受众对教育目的、人性价值的深层反思。

四、《卖花女》中的女性主义

萧伯纳通过《卖花女》这部剧作对工业革命时期兴起的女性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剧中伊莉莎从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贫穷卖花女,蜕变成一个有教养、独立人格的“完美女性”,也是工业革命时代底层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觉醒和解放的渴望。伊莉莎勇敢追求自我实现,最终挣脱了师徒纽带的束缚,树立起独立自主的人格,成为当时女性解放运动的楷模和代表。该剧作最终强调女性无论贫富贵贱都应当获得独立人格和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伊莉莎的蜕变之路传达出女性要勇于追求自我实现、争取独立地位的进步主张,发出了让女性共同觉醒、摆脱旧观念枷锁的呼声。伊莉莎由卖花女到成功被上流阶层认可,本身就是打破阶层固化的缩影,并突显了工业革命时期女性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型。其女性解放与自我实现的诉求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批判意义。同时,萧伯纳在这部剧作中将女性主义的诉求融入其中,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冲突,为欧洲的女性解放运动注入了思想动力,发出了对性别平等、女性独立人格的呼吁和期许,体现了萧伯纳积极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先锋意识和人文关怀。

女性的身份始终是《卖花女》中的核心矛盾,从阶级矛盾和贫富悬殊、性别歧视与教育机会、到觉醒意识与男权社会,都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中严重的阶级分化,生活境遇窘迫且身为底层的伊莉莎只能卖花维生。而通过训练,改变身份的伊莉莎就能跻身上流社会。

语言与社会地位在剧作呈现中关系密切。最



初被歧视的口音和语言习惯让伊丽莎被视为贫穷低下阶层，但刻意训练说话方式和仪态举止后改变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待遇。这充分说明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往往与说话人的社会阶层和教育程度相关。掌握良好语言能力和相应的礼仪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文化资本，决定了社会交往中的自信程度，语言表达能力的缺失会影响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其启示在于语言政策的制定会对教育公平会产生影响，对女性而言需要消除这种语言歧视，才能获取更广阔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认知提升具有改变个人命运的作用，伊丽莎在接收语言训练后对自身、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有了质的飞跃，对女性地位和自身权利的诉求反映了当时女权主义思潮兴起的内在动因。

五、结语

从《卖花女》这一经典出发，通过分析萧伯纳通过文学创作引领和推动了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以及其对“完美女性”概念的独特构建，有助于深入理解萧伯纳在女性议题上的思想与创作，也深入揭示了工业革命时期女性地位演进的复杂进程及其现实意义。

鉴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不管是萧伯纳还是其创作的《卖花女》等作品，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而非彻底的女性主义理念^[6]。《卖花女》契合了女权运动赋予女性平等权利、自主

发展的思想主旨，批判了性别歧视，但在性别理论方面没有较为明确的涉及，因此可以视为一种较为温和的女性主义阐述和对早期女性主义的引领。但不可否认的是，萧伯纳的女性主义创作为二十世纪的女权思潮提供了生动的艺术呈现，对推动女性主义创作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 [1] 萧伯纳.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英汉对照[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 [2] 谭勇. 区域国别系列①阿拉伯与泛印度洋国家概况[M]. 英国米尔顿·凯恩斯：环球出版社，2025:171.
- [3] 张珊. 萧伯纳戏剧《皮格马利翁》中的神话框架分析[J]. 理论界，2019，(10):102-108.
- [4] 刘婷婷.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匹格马利翁》中女主人公形象[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9 (03):63-65.
- [5] 王德艳. 浅析《卖花女》中人物形象与当时英国阶级面貌关系[J]. 青年文学家 2017 (18): 134.
- [6] 托里尔·莫瓦. 性别、本文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谭勇（1981-），男，汉，四川达州人，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学、语言服务及 ESP；朱文婷（2001-）女，汉，云南曲靖人，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与文化。